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六三年六月

封面题字 沈 岑

封面设计 周宜远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一五五辑会订本

（内部发行）

内字第74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印数：1—4,000 字数：408,000

工本费：2.70元

H201129d

再 版 说 明

本选辑原一至九辑因已无存书，应有关方面和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要求，现以合订本形式分为两册重印，内部发行。

这次再版时，我们除了把不属于本省的史料及一些转载文稿作了删减外，其余内容及文字仍保持原样，未作改动。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马麒、马步芳屠杀和掠夺果洛牧民的纪实	
.....	康万庆遗稿 (1)
一九四一年马步芳镇压果洛和玉树部落的回忆	
.....	韩有禄 (12)
马步芳镇压玉树休玛、百日麦玛部落亲历记	
.....	韩永鹏 (20)
清末至解放前夕有关玉树地区军政情况的回忆	
.....	蔡作祯 (23)
马步芳镇压同仁长牙昂部落始末	
.....	格勒嘉措 (33)
马麒迫害同德赛力亥寺的经过	
.....	桑热嘉措 (35)
马步芳部骑兵第十四旅固关被歼记	
.....	马尚武 (38)
马步芳集团崩溃前夕的一些混乱情况	
.....	绛福寿 (44)

马鸿逵、马步芳宁夏拒击孙殿英的纪略	
.....姚 钧 (51)	
马仲英屠杀湟源县城事件	
.....宋干臣 (56)	
贵德厅同知余鼎铭诱杀古哇寺活佛内幕	
.....朱辑五 (60)	
马步芳官僚资本的企业机构	
.....青海省工商联 (63)	
马步芳对青海工商业者迫害的面面观	
.....青海省工商联 (75)	
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	
.....廖霭庭 (98)	
解放前青海学校教育的一瞥	
.....刘呈德 (104)	

马麒、马步芳屠杀和掠夺 果洛牧民的纪实

康万庆* 遗稿

果洛位于青海东南部，与四川北部和甘肃西南部接壤。由于所处形势重要，远在马麒充任青海蒙番宣慰使时期，就曾处心积虑，想控制这块地区，作为独霸青海南部的一个据点。即于公元一九一一年，遣派部队占据。其后，为了巩固反动统治，配合军事部署，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政治上的从属，和经济上的依赖，结成一体。旋与凉州镇守使马廷勳勾结，在果洛北部的玛沁雪山，派人开采金矿。加以为控制玉树地区，经常向果洛摊派乌拉^①，各部落牧民不堪其扰，激起了强烈反感。果洛牧民为反抗迫害和掠夺，不断截夺马麒遣派往来于玉树、果洛间的运输队，并仇视玛沁雪山金矿人员，与之对立。其间对临夏方面前往西藏的商队，也曾予以截击，先后引起了马麒的不满。马麒为贯彻他的封建统治，不但派更多的员工前来采金，并给果洛贡麻头人尕玛图卜多去信，勒令投诚。还声言“一定要在玛沁雪山采金”。就在那时，尕玛图卜多病死，其子旦周和藏娃苟强等在被

* 本文作者康万庆，原系果洛康干部落的头人，曾任政协青海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在本文排印中，因病逝世。这篇回忆，是他根据生前的经历写出的。

① “乌拉”这个名词在蒙古语、满语和藏语中都有，源于突厥语。是差役的一种称谓，包括无偿的人役和畜役。

迫之下，为了维持本部落的生存，拒绝马麒的要求，统率牧民向玛沁雪山金矿进行袭击，逐杀开矿人员，截取了全部物资。于是形成了极其紧张的局面。一九二一年，马麒派马麟从拉卜楞①、拉加②、阿尼玛沁③三路出兵，并胁迫环海④和拉卜楞、拉加等地的活佛和头人，进攻果洛。果洛贡麻部落遭到了屠杀，死男女七千多人，情况非常凄惨。马麒部队砍取果洛牧民的头颅，以示凶威。那时，到处可以看到许多婴儿还伏在无头母尸上吃奶的惨状。许多寺庙被毁坏了，所有的法物、佛像、供器等，都遭到破坏。并抓去妇女和儿童两千多人。年青貌美的妇人，强迫作了官兵的妻妾。其余妇女，也遭到了蹂躏。有的连遭六十多人的轮奸，奸污后竟然还脚踢被奸污妇女的后腰，使精液从阴道中流出。这样，被害者在两三天之后，神志虽能恢复过来，可是从此遗病终身，甚至死亡。

继之，迫害巷欠多坝部落。先勒令拉加寺的活佛及头人，将该部落的头人叫去，以投诚款及捐税形式，征收了很多的牲畜及财物。其后将叫去的头人，用棍子砸断脊梁致死。还通过拉加及拉卜楞头人，又将贡麻部落头人卓札、兰科等十四人砍头，以威胁和恫吓群众。同时，又派拉卜楞寺的活佛及头目，将康赛部落头人叫去，征收了大批的牲畜等等。甚至连妇女的首饰，也被搜取一空。并勒令对一时交不起苛捐重税的牧民，将其妻女作为抵押，限

① 拉卜楞即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州治所在地。原属西宁道循化县所辖，属马麒势力范围。其后划归甘肃，成立拉卜楞设治局，后又建为夏河县。解放后，改称德乌鲁市。

② 拉加即今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拉加寺，原为该县县治所在地。

③ 阿尼玛沁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北部，属玛沁县，即玛沁雪山，本文系指玛沁山口而言。

④ 环海指环居青海湖的“环海八族”。

期令以现金赎回。当时贡麻头人旦周逃匿未获，马麒利用白玉寺^①的拉智活佛，把旦周的母亲协沙拘留，以胁迫旦周。随后又将拉智活佛无故毒打。还污辱拉智说：“你不是拉智，而是寔智^②。”并把藏娃苟强的妹妹也抓去，连同协沙监禁于拉卜楞，迫使果洛群众，只得忍气吞声，以牦牛五千头，将协沙等从狱中赎回。

这次马麒部队从果洛贡麻撤走时，为加强控制，打乱原有建制，竟将卡日仓、木拉、修群、康赛、康干、藏科日等部落，拨归拉卜楞管辖。将上、下巷欠、班玛本、德昂仓、岗巴、查浪、达武麦仓等部落，拨归拉加管辖。从此，进一步征派税款。这些部落中，有的由于缴不起繁重的捐税；有的因内部存在矛盾，不得不流落各地，过着漂泊生活。能忍痛缴纳捐税的，才能在原牧地苟延残喘于一时。一旦无力继续承受搜刮时，又起来进行反抗，失败后又逃避于他乡。

经过这次迫害，果洛佐革十二族和乔科三族，及阿坝等部落，慑于马麒的淫威，只得委曲求全，送礼讨好。一般都送银宝百锭左右，大马十至十五匹。最小的部落，也要送银宝十锭和大马两、三匹。马麒所派公差人员，还在贡麻部落的君朵地方，召集了一些果洛藏族的头目，借口调解纠纷，强迫大家宣誓，签定条款，按时缴纳捐税和一切差役，服从马家军阀的统治。并勒令佐革、阿坝、乔科等地区的部落，送晋见礼，以确定从属关系。从那时起，果洛及佐革等地区的群众，每年要给马家军阀缴送大批的马匹和金银。马麒施展狡猾手段，有时也给果洛各部落的头人送给一些不堪使用的枪枝，以资笼络。上、下果洛的大部分地区，一年中完纳的各种苛捐杂税，竟达七次之多。

阿什姜部落头人然洛的姐姐名叫旅德，她的丈夫久本^③，因

①白玉寺在今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

②拉智是神的化身，寔智是魔鬼的化身，均为藏语译音。

③久本和旦周是兄弟。

马麟迫害而潜逃在外。由于旅德被马麟^①霸占为妾，阿什姜部落从此未再遭受重大灾难。但是贡麻部落以旅德竟作了马麟的玩弄品，对然洛深为愤恨，引起了两个部落之间的不和。旅德也以她被马麟霸占为耻，两次潜逃未遂，终于死在他乡。之后，马麟为加紧掠夺果洛地区的人民财富，派帮办马全喜在玛迈哲多地方，纠合了拉卜楞头人其宗和四川的几个官吏，召集了果洛各寺院部落的活佛、头人，和佐革、乔科、阿坝、夏日哇等地区 and 部落头目，巧立名目，摊派了各种款项。仅各部落所出的诉讼费，一个部落就有出健壮的军马二百多匹的。规定发生命案时，必须交纳四岁口的马七匹，每匹折收白银二十五两。那些官吏和头目们，也以大鱼吃小鱼的方法，乘机攫取了群众的许多马匹和金银。马全喜还用卑鄙的手段，假词藏族三大智者^②，正在西宁重修大佛寺，欺骗大家广结善缘，又从果洛人民群众中骗取了大批财物。在这期间，马全喜以贡麻部落索多之妻年青貌美，抢去送给了马麟。还把索多施以砸踝骨的酷刑，关入监狱。其后，送了大批礼物，索多才得恢复自由。并将清代乾隆年间在可德周拉地方建立的一座石碑砸碎，破坏历史文物。由此也可以想见处处蛮横和骄纵不法的一般。马麟并挑唆阿坝麦仓和多卡口之间，麦仓和拉卜楞之间的许多纠纷，以致这些部落在相互械斗中死亡牧民一百多人。那时由于对果洛妇女蹂躏太甚，即使看到马麟所派来的税收人员，年青的妇女犹如惊弓之鸟，彼此警戒。有的更换破烂衣服；有的面部涂上污垢，用种种方法丑化自己，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马步芳当权后，为了继续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即于一九三二年派团长马忠义镇压果洛。当时上果洛贡麻部落的旦周，领导牧民进行反抗，即将进犯的部队迎头痛击，马忠义部不支败

① 马麟为马麒之弟，时任宁海军司令。

② 大智者系对具有大智慧高僧的尊称。

退。后来又派旅长马元海带兵五千，继续进攻，途中杀了达武麦仓部落的头人达武巴特，和多乃亥部落的头人等人。并对上果洛阿木却乎部落展开了屠杀，被难的有一千多户，这个部落几乎全部被消灭。马元海在一天之内，就割了男女牧民八十人的头颅。其中德昂部落一百多户人家中，劫后只剩男子五人，其余都被杀害。还将妇女五十多人，捉往西宁，并抢走牛马五万头。至此，阿木却乎部落在马步芳部队惨酷迫害下，全部牺牲。并逮捕上、下巷欠的头目四十人，强征牛羊四万头。所有枪枝和好马，也全被抢走。同时，强迫具结宣誓，永不反马。并勒令阿坝麦仓的索端郭热和拉加寺的丹德尔等居中担保。部队撤走时，又将头人保牙加切抓去，带到苟相地方后，保牙加切始得乘机逃回。当马元海率部驻扎苟相时，旦周和官拉、兰科、周亥旦等人，率领大批果洛牧民，乘其不备，进行反击。当场杀死部队七百多人，果洛牧民也英勇牺牲了一百多人。那时又给达武麦仓摊派的苛捐杂税数额很重。该部落无力缴纳，只得逃往康赛及乔科、阿坝等地谋生。当阿木却乎部落被抓的妇女们到达西宁时，适逢甘肃临潭西道堂^①的人员，也到西宁见马麒。马麒即将从果洛抢去的牦雌牛一千头，转赠给西道堂，将阿木却乎部落的妇女二十人，一并拨给担任挤奶等劳役。西道堂获得了这批意外的财物和劳力，喜出望外，即行返回临潭，安置于佐革佳卡地方放牧。其时，我因事曾到那里，看到了其中挤奶的妇女十一人。她们知道我是从果洛来的，一时泪落痛哭，几至不能成声。从她们的诉苦中，我才知道除了她们十一人，其余都被强迫做了西道堂人员的妻妾。

一九三三年，马忠义团又来进袭果洛，攻打哈果日部落的牧民。回途中并将洋玉部落的牧民三十多户消灭。

同年，马步芳派同德行政督察专员韩进禄率领部属，在借口开采大黄的掩饰下，由同德进入果洛北部，窥探洋玉部落的地

^① 西道堂是甘肃伊斯兰教门宦之一，在临潭县旧城。

势，并在崖沟间作了修筑栈道的准备，引诱洋玉牧民一百多户向他投诚。运用步步深入的方法，占据了洋玉地区。最后揭开假面具，大肆屠杀，除剩余几个妇女外，洋玉部落也被消灭。

一九三五年，马步芳又派旅长马朴带领所属的一旅部队，进入果洛。当时还带着同仁及同德藏寺等地人员，以及阿什姜头人然洛等同行。他为了迷惑群众，宣传“这次我来果洛与以往的人不同，决不收税，大家放心。”但是他在花言巧语的掩饰下，通过种种欺骗的方法，仍然进行了多种多样形式的剥削。仅从果洛人民手中收去的礼物，数额也是很大的。在康赛一个部落中，即诈去水獭皮五十张，大马三十匹。马朴进驻果洛后，即以白玉寺为据点，设立衙门^①，向果洛各地摊派捐税和差徭。曾向康赛征派牦牛一千头，牦牛一千头，马五百匹，羊毛一万斤。该部落为了请求减免，赠送五十两银宝二十五锭，才准缴纳了身高四尺以上的大马七十匹，牛一千头，羊毛一万斤。他在果洛其它各部落先后征收的各种捐税，也是难以说完，难以数计的。

一九三八年，马步芳又派旅长喇平福，率领三千人马，进驻于果洛白玉寺的附近。在修建营房时，征调康干和班玛的许多牧民做苦工，遭到了惨毒的打骂和折磨。其中有民工四人，先后被喇部杀死。民工中所有漂亮些的妇女，都被奸污。喇本福本人竟逼走了康干头人俄尔扎的女婿，将其妻三保霸占，生下了一个女孩，现今还在白鲁公社。所征的牛税、马税、羊毛税等，一年中就达七次之多，称之为“天税”。还用其他许多名目繁重的捐税，从各方面进行搜刮。果洛牧民由于连年不胜负担之苦，再次掀起了反马的风暴。康干和康赛部落的头人，与牧民们结合在一起，商定了趁马家部属出发收税，分散于各部落的机会，从各个角落一致行动起来，进行武装反抗。所获财物，即归各自所有。同时将驻扎在木场地方的骑兵，予以重点突击，以摧毁主力。经

① 指成立了果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过一番部署后，即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先消灭了骑兵，接着聚歼了所有的步兵。当战斗至最后阶段，他们还死守着仅剩的七个战壕，作困兽之斗。其时太阳下山，我们并力猛攻，终将藏在战壕中的机关枪手一齐击毙，摧毁了全部阵地。喇平福即被包围，随之群众蜂涌而上，当场将喇活捉，我们激于义愤，旋将喇处死。到各部落收税的人员，大部分亦被杀死。其余部分人和投降的士兵六十人，在阿坝麦仓格多，和西香公布等人的劝导下，予以释放，他们逃回了拉加。

那时，阿什姜部落的头人然洛，和丹增加措，自向马步芳投降后，匿居果洛。丹周的弟公拉，带领牧民六十余户，向西康方面逃去。康干和康赛部落的牧民，向毛儿盖和查科、阿坝等地逃去。他们为了争取这些地方各部落的援助，曾分别赠送了枪支。给查科绰曲仓的枪就有十五支，结为联盟。自是果洛人民，与马步芳形成了对立的局面。不久，马步芳派团长马忠义和马得胜，各带一团人马，又对果洛展开了军事镇压。部队到达果洛后，烧毁了白玉寺、加贡巴寺、扎喜果莽寺等大小寺院五处，及民房二百多处。当地的牧民七百余户，多数被俘。在一天的时间，即有一百余人遭到屠戮。其中把牧民七人，作为活靶而残杀。并将八十人解至喇平福身死的地方杀害，取头祭喇。康赛部落在黑错^①地区与马步芳部队接触，经过激烈战斗后，终于遭到了失败。这次仅在索鲁部落被惨杀的牧民，即达二百余人，并抢去了全部财物。上、下阿坝等部落在威胁之下，纷纷投降。并将前次我们送给查科、阿坝等部落的枪支，也被没收，只得暂时屈服于马步芳的淫威统治下。当部队追击时，我们为避免再度遭受损失，回头转向果洛荒僻地区逃匿，使部队为之扑空。他们以找不到我们部落的所在，转而将康赛的房屋全部烧毁。所有这个地区的寺院、佛经、法器以及牲畜财物，也都遭到了破坏和洗劫。果洛地区，

① 黑错属甘南，即今之合作。

复陷于铁蹄蹂躏之下。

那时所有逃亡的牧民，因为未能随带帐篷，以致冻死和饿死的人不少。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只得走入深山密林，虽在万不得已时，也不敢到附近村庄里要一碗茶喝，深恐连累那些村庄的牧民，使他们遭到马步芳的迫害。由于马步芳在果洛执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迫使我们在查科桑卡地方的森林中，住了一年之久。其间所受到的苦痛，又是一言难尽了。随后，我们向拉卜楞的甘加郎柔，贷款银元五千元，买了羔皮和马匹计划到重庆去控诉，道经成都，见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虽然给他送了很多礼物，但如石沉大海，毫无希望。甚至其后不让我们到他的住宅里去。我们只好转抵重庆，见到了喜饶嘉措格西和冯玉祥将军。在他们的大力援助下，终于见了蒋介石。我们要求准予将果洛划归四川，脱离马步芳的管辖。由于前方战争吃紧，时间白白地过去了两个多月，还得不到下文。蒋介石随后发给我们约合银元三千元的纸币。并说：“你们不用害怕，不久我将派代表去，为你们和马步芳之间划分地界”。遂派一姓鲁的司令，带领了一些步兵，将我们送回果洛。鲁司令要我们协助他买身高七尺的大马一千五百匹。我们自己那有这些马，但在当时情势之下，只得勉强转向毛儿盖方面如数买齐，交给了他，每匹马只给了川茶三包的代价。当时我们力穷财尽，债台高筑，虽吃尽了说不尽的苦头，可是我们所希望的生存和安全，仍然没有保障。只得在夏季里逃向远处避难，到冬季才偷偷地回到自己的牧地，提心吊胆地过着流亡生活。直到解放时，那些债款，还未归还。我本身即负债四千元之多。其时，马步芳曾派人到松潘和夏科方面，大量贩卖鸦片。我们如象惊弓之鸟，以致不敢去松潘采购粮食，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无限痛苦。

其后，康赛和乔科部落所属的牧民一百余户，去拉萨朝佛。上果洛的部落，仍然每年向马步芳承担惨重的各种捐税，忍气吞声，苟延残喘。但是时间是不允许等待，他们的财力也是有限。

终于担负不起经常性的搜刮，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也仿效我们抗拒税款，起而自卫。这又触动了马步芳的凶锋。不久，又派马忠义带领一团人马，攻打安却和查朗部落。在查朗滩将男女六十人包围，十二天当中不给一点吃喝，活活的让其饿死了。并割下其中五十具死尸的头颅，以示淫威。查朗寺有僧侣一百多人，强迫他们屠宰牛羊之后，即将其中僧伽十二人当枪靶惨杀，其余也被击毙。又将留着长发的牧民十二人，用布裹头，浇以滚沸的酥油，象燃灯一样地活活烧死了。还将牧民两人，包在牛皮里，一面滚，一面用枪击毙。至于强奸妇女和抢劫牲畜财物的事件，那更是很普遍的。

在马忠义迫害的同时，马步芳还令团长韩有禄，带领所属部队，到上果洛攻打赛日科、斗妥、哈虚日、章哇等部落，以实现彻底镇压果洛的暴行。那时，康赛等部落中去西藏朝佛的牧民，正从拉萨返回，其中部分人先向蒲居^①部落的头目米福堂打听消息。米说：“你们不要回来，逃命为妙”。于是这些朝佛归来的群众，当夜逃走，但因老年人和小孩很多，不能远行。米福堂深恐惹起祸端，与己不利，于第二天天明时赶来，怂恿把枪枝交给韩有禄，由他保证安全。但将枪枝缴纳后，韩有禄率兵将朝佛的牧民包围，迫令每一个帐圈缴纳犏牛一匹，收缴了所有武器。并设下圈套，欺骗大家照相。他说：“假若相里照不上，就不让东返”。当集合在一起时，乘机抢走了朝佛牧民的所有牛马。这些朝佛的牧民，就象被屠夫赶着的羊一般，听其驱使。在两天之中，没有得到一点饭食。途中有患病的父子牧民两人走不动了，就被枪毙。途经扎陵湖边，由于困乏已极，有牧民四十人跳海自尽。韩有禄部即开枪打死其余牧民一百八十余人。当时有一个男孩急忙间将妇女的帽子戴上，佯装女孩，幸免于难。继之，向跳湖的牧民投掷炸弹，湖水被血染红。漂亮妇女七人，被拉去当人

① 蒲居——译作乌吉。在今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

老婆。其余妇女四十人，被他们作为奸污的对象。这些妇女当中，虽然有的父母被杀，有的丈夫被杀，有的姐妹被杀，有的子女被杀，然而一到晚间，还要供其玩弄，为他们唱歌跳舞。每个妇女，都遭到了四五十个人的轮奸，白天还要为他们挤牛奶。有一天，其中一个年长的妇女名叫泽萨，乘机带着被难的妇女逃走，经过无数的艰难，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之后，阿什姜部落头人然洛、官拉，康干部落的头人和果欠活佛等，迫于马步芳的血腥惨杀，组成代表团，又到四川去见蒋介石。我由于上次到重庆没有得到结果，失去信心，这次没有参加。他们经过了许多波折，才带来了由四川方面组成的“三果洛慰问团”。慰问团以上、下果洛之间形成对立，遂会同下果洛头目等七人，由下果洛到上果洛去调解，马步芳电令哈姜盐局局长马生龙相机全部杀害，马生龙即协同米福堂在深夜中杀害了。之后，又派人去下果洛征购军马，即使是偷盗的马匹，都公开收买，并给偷盗的人发给枪枝弹药，鼓励其抢劫，以危害群众。

一九四九年青海解放前夕，马步芳派韩进禄向拉加、达武麦仓、尕泽、藏寺、布久且哇、赞更、扎萨、贡和卡、然洛仓、曲哇仓等，派征了军马七千匹。尕泽贡玛的索仓旺秋，原有马四十五匹，征去了四十四匹。然洛仓的一个部落，就被征收了军马一百匹。赞占仓的媳妇，被韩进禄抢去，收之为妾。以后，以五十两银宝五锭，和骹骹三匹的代价赎回。同年，韩进禄又向康赛去信，以马步芳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命令每个部落缴送大马五百匹。否则，没收所有的马匹。正在走头无路的时候，青海宣告解放，黑暗中破晓，升起了光明的太阳，重见了天日。

更难忘记的是：马步芳还在各部落之间，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挑拨离间。例如：上果洛和然洛之间；藏寺和香沙文保之间；卡日仓和藏寺之间；拉得和藏寺之间；阿坝麦仓和拉卜楞之间；多卡尔和拉卜楞之间；乔科周曲和阿坝麦仓之间；河南亲王和拉卜楞之间等等。这些部落和地区之间的种种纠纷，都是马家父子……

手制造的。由于破坏了原来各部落的和睦相处，以致各部落之间和部落内部，连年互相抢劫仇杀之事，日益增多。不仅如此，还把各部落的土地和妇女，当作货物一样来变卖，真是无恶不作。

对文化方面的控制，也极尽其能事。马步芳在果洛地区，从未设立过一处学校，也不让任何人到内地求学，管制十分严格。平时牧民们既不能吃到大米、麦面，就连青稞炒面，也无从获得。凡是鹿茸、麝香、狐皮、大黄等贵重土特产品，都被垄断。谁家养有一匹好马，也被强迫征收。使果洛牧民对马步芳的仇恨，一天天地加深。当我父亲临死时，就遗嘱我无论怎样，决不能向马家投降。因此，直到解放，我自己极本没有到过西宁。’

一九四一年马步芳镇压果洛 和玉树部落的回忆

韩有禄

马麒父子统治青海四十年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血腥镇压史。早在马麒时代，对青海各族人民强取豪夺，以致大多数地区，陷于民穷财尽、家破人亡的地步。对一些无力交纳兵款、马款、草头税等等捐税的各部落，往往加以“抗拒政府命令，有意造反”的罪名，即予以军事镇压。马步芳当权后期，为进一步巩固其封建统治，任意扩充了政治机构和军队。自是需用更为浩繁，随之横征暴敛，远远超过了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能力，虽至绝粮断炊，罄其所有，亦不能满足其掠夺的欲望，迫使果洛等地区的牧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势下，只得与之对立。马步芳认为不用军事镇压，则各部落相继倭尤，无以制服。所以对果洛各部落进行了迭次的残酷屠杀。妄想使各族人民群众，屈服于武力震慑之下，任其宰割。

马步芳在镇压果洛的军事行动中，以公元一九四一年的一次为突出。这次执行了三路进兵的方案，以期达到杀一儆百，一劳永逸的狂妄企图。第一路由哈姜以西附近，向东对上、下年错等部落进攻。第二路由香日德以西，向托索湖南侧的沙科目^①等部落进攻。第三路由康干、康赛向西对卡科目等部落进攻。基本上

① 沙科目——译作沙科或赛科目。